

陈宇昕 / 报道

yxtan@sph.com.sg

曾坤顺 / 摄影

屠妖节是印度教徒一年一度的重大节日，庆祝光明战胜黑暗。这一天，他们会早起祈祷，然后拜访长辈，和家人朋友聚餐团聚。

今天，本地笛子演奏家陈庆伦（29岁）、音乐治疗师辜愉秀（31岁）和小学生梁睿智（12岁）会登门拜访他们的印度笛老师加尼韦诺南·拉特南（Ghanavenothan Retnam），同老师庆祝屠妖节。

加尼韦诺南是本地知名印度笛演奏家，今年56岁的他桃李满天下，多年来不少华族、马来族、洋人都向他拜师学艺。陈庆伦是他的高徒，2014年陈庆伦在全国印度音乐大赛中夺得印度笛首奖。梁睿智则是陈庆伦的中国笛学生，受老师影响，也学起印度笛。对印度文化非常感兴趣的辜愉秀，则是在去年初完成音乐治疗硕士学位回国后，开始学习印度笛，借印度音乐修身养性。

学印度笛要形神合一

学习印度笛自然会接触印度文化，尤其是古印度神话。

加尼韦诺南自小学习印度传统声乐，但孩童时代的他对黑天（Krishna）的形象和故事很感兴趣，也想学黑天吹笛子，从此与笛子结下不解之缘。他解释说，学习印度笛要求形神合一，音乐与自然息息相关。每次吹奏前与结束演奏的时候，都必须吹一段特定旋律。这就像是跟音乐打声招呼：我要开始了，我要结束了。更形象一点的例子，是印度舞者会在演出前后抚摸地面，对土地表达敬意。

印度笛的基础旋律“raga”对应着日常生活中的九种情绪。



加尼韦诺南的生日将近，采访当日学生们准备了他最爱的巧克力蛋糕提前庆生，让他感动不已。（陈宇昕摄）



（左起）梁睿智、陈庆伦、加尼韦诺南与辜愉秀在组屋天台花园演示印度笛。

印度笛谱师生缘

本地知名印度笛演奏家加尼韦诺南桃李满天下，学生当中有不少华族、马来族、洋人等。他把学生们视为一家人，他们也在屠妖节这天，登门与他共度节日。

加尼韦诺南说，要在对的气氛和环境演奏对应的情绪，此外还有各种与自然万物相关的“raga”。陈庆伦马上兴奋地补充说，有一次演奏“雨”（rain raga）之后，真的就下起雨了。加尼韦诺南接着他的话说，所以他在家里都不敢演奏“蛇”（snake raga）。

这些文化信息让人着迷。

辜愉秀的父母对印度文化特别感兴趣，自小她就随父母参观印度庙，现在他们一家人每年都会到印度旅行一次。她毕业于南洋艺术学院钢琴系，因为南艺浓厚的华乐氛围，而开始学习中国笛。毕业后她成为音乐老师，接着又前往澳大利亚悉尼修读音乐治疗硕士学位，两年后回国才接触印度笛。

加尼韦诺南笑说，辜愉秀来拜师时竟穿着印度传统纱丽，大家十分惊讶。他称赞辜愉秀底子好，学习很快，不到两年，就已经是班里的支柱了。

辜愉秀认为印度笛音色醇厚，让人感到平静，契合她的个性。虽然印度笛可以用作音乐治疗工具，但目前她只是自娱自乐，放松心情，工作时她主要用的还是吉他和钢琴。

加尼韦诺南说，有些人向他

学习印度笛，会把音乐当成瑜伽，当作禅修。

每个学生送一支印度笛

独身的加尼韦诺南与学生打成一片，就像一家人。每次收到新学生，他都会赠送对方一支印度笛。“对我来说学生比任何奖项还重要，看见他们演奏时全情投入，我就很满足了。我送给他们的第一份礼物，就是笛子，就是音乐。为什么？因为我小时候很穷，我家有九个兄弟姐妹，根本没钱买笛子，当时我的老师甚至不收学费，对他来说，学好音乐为先。”

提起恩师，加尼韦诺南怀念起以前的日子，他笑说，每天起床，不练笛子就不能吃早餐。

加尼韦诺南继承了前人，他的学生也把精神传承下去。陈庆伦目前在北京修读博士学位，研究印度笛与中国笛在东南亚地区的传播。陈庆伦在本地也有不少学生，梁睿智也在他影响下接触印度笛。梁睿智已经报读新加坡艺术学院，立志要以中国笛为业，刚开始学习印度笛的他也准备参加后年的全国印度音乐大赛。

梁睿智

说：“朋友们都不知道我在学印度笛，他们只知道我在华乐团吹笛子。其实我最早学的是柳琴，后来才转学笛子。我会参加下一轮街头表演面试，希望能到克拉码头等地方做街头演出。”

梁睿智一家人对艺术充满热忱，父亲是个自学成才的木匠，母亲学陶艺学杂耍，大姐在南艺修读芭蕾舞，二姐在新加坡艺术学院学习视觉艺术。

对梁睿智而言，中国笛节奏比较快，比较热闹，印度笛色调更暖，音乐更平静。

在加尼韦诺南眼中，学生就是学生，无所谓肤色种族。陈庆伦说这就是新加坡的独特之处，各文化交融，学习印度笛不是肤浅地学习几个简单曲调，而是深入了解、体会其中文化。有缘向加尼韦诺南学习，陈庆伦、辜愉秀和梁睿智对印度文化有了更深刻的领会。



印度笛由竹子制成，尾部通常会有吊饰，加尼韦诺南的笛子（最下）绑的是陈庆伦送他的中国结。